

坚持守正创新 推动乌兰牧骑事业高质量发展

◎赵新民

乌兰牧骑自1957年诞生以来,以队伍短小精干、队员一专多能、节目小型多样、全国首创的农村牧区演出服务形式,活跃在广袤的内蒙古大地,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促进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乌兰牧骑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关怀并多次接见。2017年1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的回信中,充分肯定乌兰牧骑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殷切希望乌兰牧骑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自治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全区乌兰牧骑事业迈上新的台阶。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深刻把握文化发展规律,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任务,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当前,我们要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对标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十次会确定的“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强区”的奋斗目标,推动乌兰牧骑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任务要求,查找乌兰牧骑仍存在的短板和不足,顺势应势,遵循艺术规律,准确把握新时代乌兰牧骑事业发展路径和前进方向,传承红色基因、保持先进本色、激发内生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文化强区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守正创新是弘扬乌兰牧骑优良传统的根本遵循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乌兰牧骑事业发展的根本原则。乌兰牧骑作为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要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思想引领、创作演出、服务群众、队伍建设、制度保障全过程,永远做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文艺轻骑兵。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有形、有感、有效的演出服务,进一步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凝聚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共同迈向内蒙古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

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丰子恺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跨界大家。他涉足文学、绘画、音乐、书法、雕塑及艺术理论与翻译等多个领域,而且在每个领域都成就卓然。因此,以“艺术家”称之是恰当的(有别于只擅某个单一门类之“家”)。这使他的创作自然而然地形成不同领域之间的融通性,且于互借互助中使其作品具有了风格独特的魅力。

丰子恺是开中国现代漫画先河的大艺术家,用画笔讲故事是他的漫画艺术的显著特征之一。从欣赏的角度讲,丰子恺的漫画既引人爱看,又触人联想。这也正是他的创作意愿。他说:“我有一个脾气:希望一张画在看之外又可以想想。我往往要我的画兼有形象美和意义美。”(丰子恺《随笔漫画》)形象美,有趣味,引人爱看;意义美,有内涵,触人联想、细思。其中,画作中的故事性对于表现意义美具有重要作用。

我们知道,绘画(包括漫画)是空间艺术(连环画另当别论),而故事的形成是过程性的,所以需要时间——纳入艺术范畴看,“故事”可谓时间艺术。因此,在二维空间的单幅画上讲故事,或者说于自觉不自觉中达到讲故事的艺术效果,堪称具有跨界之魅。通常而言,叙事类艺术作品是长于讲故事的。在此类作品中,故事构成的要素有环境、场景、人物、情节(事件)及时间,其中,人物要突出命运——性格,而性格的刻画则需要细节。而这些要素(或曰元素),我们从丰子恺的许多漫画作品中可以读到,或想到。下面拟举例探析之。

读丰子恺的许多漫画作品,往往首先被其“情境”性所吸引。所谓“情境”性,是艺术表现中的“规定情境”,中国的戏曲艺术尤其讲究之,扩而大之,有点近乎所谓“典型环境”。若单单从静态的、平面化的感觉看,某种可视的情境(场面)设置,对于漫画而言,显然并非难题。难的是使处于静态的二维空间上的情境“活”起来,并且有故事性的意味。丰子恺是成功的实践者。这与他每幅作品的巧妙构思与传神表达直接相关。如《柳下相逢握手》,表现在风和日丽的春日里,两个小孩在户外相逢的情景。一个小孩较小,奶奶抱着;另一个较大,爷爷领着。他们迎面相遇,即刻相互喜欢,一个倾身要从奶奶的怀抱中跃下来,另一个要急切挣脱爷爷的双手。他们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小手伸向对方。也许他们是相识的玩伴,也许他们只是初次相见,这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率性纯真的童心使他们彼此无嫌猜,有真趣。此作整个画面静中写动,人物之间互为关系,构成了一个特定的故事性场景。如《草草杯盘供酒笑,昏昏灯下话平生》,描绘好友相见、对面畅谈的场面。一张简陋的餐桌,桌上“草草杯盘”,一盏油灯微弱昏昏,一对友人对面而坐,举杯相叙。旁边置一红泥火炉,一个小女孩正在用一根竹管吹火,一幅闲适好玩儿的神情。墙上洞开的小窗口上蹲着一只小猫,正注视着屋内的场景——且它本身即成为整个画面场景的一部分。这情境,岂不正是讲述一个“陋室会友”的故事?读此画作,让我们想到1947年3月郑振铎前往杭州静江路丰子恺的“湖畔小屋”小聚的情景。这是他们十年未见后的



合、文化交流、乡村振兴中的独特作用。加强“数字文化传播”应用理论研究,建设数字乌兰牧骑。要借助短视频平台、直播云端剧场等新媒体手段,突破地域局限,打造“线上+线下”传播模式等,为乌兰牧骑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咨询和理论支撑。

创新体制机制。在保留公益属性事业单位、完成文化惠民演出任务前提下,积极探索“公益+市场”管理模式,鼓励乌兰牧骑开展营业性演出。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演出服务质量提升,财政政策兜底保障,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形成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激励机制,确保人才队伍相对稳定。要鼓励文旅融合、跨界协作,乌兰牧骑进景区,形成“跟着乌兰牧骑去旅游”的新业态、新场景,为推动我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创新演出服务形式。我区幅员辽阔,地广人稀,农村牧区特别是边境地区人口居住分散、交通不便。主动服务、流动服务、上门服务,是农村牧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形态。为此,我们要为乌兰牧骑研发配置流动蒙古包小剧场,融文艺演出、政策宣讲、科技普及、图书阅览、非遗展示、电影放映于一体。同时要接入AR/VR现代数字科技,通过沉浸式互动式体验,提升演出服务质量。要改变多年来基层群众冒着严寒酷暑在露天看演出的现状,着力解决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不足的难点问题,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现代化。要结合传统节日打造“乌兰牧骑嘉年华”,让农牧民群众徜徉在歌舞之乡的欢乐之中。让流动蒙古包小剧场,成为内蒙古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创新人才队伍建设。针对乌兰牧骑长期存在的一专多能艺术人才短缺问题,关键是要抓好艺术教育,要以院校专业建设

破解人才短缺难题。要在艺术院校、职业院校,开设乌兰牧骑艺术表演、创作编导、现代传播专业。包括舞蹈、声乐、器乐、戏曲、编导、舞美科技等,为乌兰牧骑高质量发展提供复合型人才。同时要建立健全自治区、盟市、旗县(区)三级培训体系,不断提升队员综合素质。

创新乌兰牧骑艺术节。以传承红色基因、推动文旅融合、促进文化事业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宗旨,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群众受益”的办节原则,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用文艺形式彰显“模范自治区”荣光,提升内蒙古的美誉度和影响力,让更多的人走进内蒙古、感知内蒙古、爱上内蒙古。要积极探索和融入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发展大局,为建设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构建中俄蒙文化交流新格局,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艺术节主要包括开幕式文艺演出、优秀剧(节)目展演评奖、惠民演出、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文旅推介、文博非遗展示、招商引资、名优产品展示、城市形象宣传等。以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场景新颖、文脉赋能、传播出彩、多维度创新,打造具有传承性、时代性,在国内外有特色、有影响的知名节庆品牌。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一个政治命题,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命题。回望历史,长城两边,各族人民共同建设着我们的家园,形成了丰富博大、绵延不绝的中华文化传统。让历史告诉未来,从文化中汲取思想资源和精神力量,是文学的责任担当。胡力的长篇小说《长城谣》,就是一部生动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长城谣》借人物金日碑之口,宣达一个理念——长城能挡住匈奴地面上的铁骑,和亲可挡住匈奴心中的铁骑,对长城的作用,做出了合乎实际的评价,同时也申扬了民族团结的主题,难能可贵。这对于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镜鉴意义。休屠王阏氏虽是匈奴人,却深谙中原文化。说话时引用《诗经》里的句子,教养儿背诵《中庸》,还告诫金日碑以《孙子兵法》进谏。受母亲影响,金日碑也对中原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且知行合一,身体力行,是儒家推崇的“五常”仁义礼智信的化身。所以,繁衍、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都是中华文明阳光雨露哺育出来的。

反对战争,呼唤和平,贯穿作品的主旋律,撞响黄钟大吕,贯穿作品始终。作者旗帜鲜明地颂扬和亲政策,及其所带来的边境稳定。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昭示,和平则国富民安,战争则生灵涂炭。在汉匈关系上,有三种选择,即打仗、招降、和亲,和亲为上策。主父偃以平民的身份上书皇帝,表达反战思想,申明和亲才是江山永固的良策。

小说是以塑造人物性格为核心的。金日碑的形象,光彩照人,是个立得起来的圆形人物。这位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驸马,三位托孤大臣里唯一的外族,其传奇经历,其人格魅力,都吸引着读者一睹为快。他“身材魁梧,腰杆挺拔,头正颈直,鼻梁高耸,两眼直视前方”,这副肖像,一身正气。一说到和亲,人们想到的都是王昭君这样的女子,是公主、公主的替身、宫女等,是中原政权向北方游牧民族求和。《长城谣》为我们推出一位和亲男的形象,是匈奴铁屠王太子,是面向汉朝的和亲。小说是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成功地刻画这一性格的。身为匈奴人,却在汉帝身边做近臣,经常陷入到两难境地中,进退失据,其难度指数可想而知。他忠心耿耿,大义凛然,大心胸、大格局让他临危不惧,处变不惊。

天降大任于斯人,必苦其心志。或者倒过来说,在磨难中历练过,才堪大任。甫一出场,他欲凭匹夫之勇报杀父之仇,还有些稚嫩,在母亲的劝阻之下,才隐忍下来。堂堂休屠王太子,沦为马倌。他卧薪尝胆,忍辱负重。马养得好,提任御马监。不为女色所动,赢得平阳公主好感。进而担任侍中,赐姓金,成为武帝身边的近臣。后又加封为中散大夫、驸马都尉,加光禄大夫衔。武帝病危时,任命为车骑将军,武帝身后又成为托孤大臣。

大单于的孙子狐鹿姑,与他结义兄弟,在长安,在长城,狐鹿姑先后三次求见,他都不见。在忠与义的矛盾中,鱼和熊掌不可得兼,他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生是汉朝的人,死是汉朝的鬼!”一片赤诚,日月可鉴。霍去病与乌维交战,他纵马搭箭,射屠乌维战士,勇敢无畏。两军交战时,他怒道:“后退者斩!随我迎敌!”处理乌维军事事件时,情况复杂,太医令很为难,金日碑郑重而坚定地劝说:“如果事情败露,你就全部推到我的身上,这个欺君之罪由我来承担!”是个有担当的汉子性子。两度率众修筑长城,又让读者看到了他的领导才干。弄儿子戏,他大义灭亲。小说多层次、多侧面地刻画了金日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众星捧月,是塑造主要人物的常用手法。美人配英雄,是传统文艺作品如评书、戏曲里的标配。金日碑得到几个女人的爱慕,个人私情又与国家大业纠缠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在这过程中,金日碑的高尚品德和人格魅力,令人动容。感情纠葛考验着金日碑,他的内心翻江倒海,“一会儿是翁媪,一会儿是萨兰,一会儿是日君公主,一会儿是鄂邑公主。这四个女人交替出现。”围绕在金日碑身边的几位女性,也都个性鲜明,有着很强的区分度。金日碑情感与理智之间的矛盾、纠结,牵动着读者的心。把汉匈和亲与金翁成亲联系起来,是小说构思最成功的一环。

小说人物众多,头绪纷繁,有汉匈之间的矛盾,有汉人内部、匈奴内部矛盾,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作者举重若轻,处理得有条不紊。主战与主和的纷争,从未停息,勾勒出一条线。忠勇之士不遭陷害,奸佞小人兴风作浪,宫廷斗争残酷、血腥,这些情节引人入胜。

结构上,这部长篇巨制,宏观描述与微观特写相映成趣。章节之间,吸收古典章回体小说的章法,设置悬念,波澜迭起。作者没有粘滞于史实,想象力丰富,从而人物丰满,故事性强。匈奴使者呼延青的死很蹊跷,在第二十三章,只交待有一个瘦瘦高高的男子,按下不表,留下端口。到最后一章,谜底才告揭晓。原来,鄂邑公主嫉妒呼延青,为破坏和亲,进而阻挠金翁结合,当初指使朱安世用暗器绣花针杀了呼延青,现在又来谋杀翁媪,还要嫁祸于金日碑。缜密的叙述中,又扯出公孙贺父子,线索纷披,人物关系错综,情节扑朔迷离,悬疑丛生,尚能改编成电影,定然是好看的大片。

小说以白描手法为主,语言俭省明快,干净利落。使臣的外交辞令,关乎荣辱,敏锐机智,多有精彩处。“汉朝”还是“大汉”,“单于”还是“大单于”,着“大”字,国格挺然。比喻常常就地取材,涂抹游牧文化色彩。如,“山羊跑进鹿群,你以为你就不是山羊了吗?麻雀钻入百灵的巢穴,你以为你就不是麻雀了吗?”因应着故事的传奇性,适度夸张,局部大意为,都恰到好处。

创作历史小说,首先要研究历史。作者做足了功课,占有资料宏富,如数家珍,把这段纷乱如麻的历史捋得条理清晰,行文处处可见作者在史学方面的功力。小说描绘出复杂多变的北方民族关系,有战有和,有分有合,交融与冲突并存。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同台表演,天衣无缝,浑然一体。小说里,散金碎玉一般地穿插一些历史知识,帮助读者扫清了阅读障碍。诸如官职、俸禄、礼仪、着装、风俗、典故、地名、民间传说、历史地理等,让读者在生动的历史故事中,接受了文史知识科普。没有夹生感,也不影响文气。

进步的历史观点,鲜明的人物性格,抓人的故事情节,在我看来,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具备这三点,就是成功之作。《长城谣》正是这样的好作品。

长城两边是故乡

◎张伟



用画笔讲故事

丰子恺漫画的故事元素探析

宋生贵



相见。正所谓十年离乱后,有幸一相逢。他们在灯下饮酒畅谈,菜肴简单,谈笑开怀。室内墙壁上挂着数学家苏步青的诗作:“草草杯盘共一欢,莫言柴米话辛酸。春风已绿门前草,且耐余寒放眼看。”丰子恺的确是一位长于在“规定情境”的画幅中讲故事的艺术大师。关于这一点,除上述举例之外,还可以从《云霓》《除夕》《还有五里路》《看花携酒去,酒醉插画归》《煨芋如拳欢客尝》《田翁烂醉身如舞,两个儿童策上船》《溪

家老妇闲无事,落日呼归白鼻豚》《儿童不知春,问草何故绿》《星期六之夜》等作品见出。

与“情境”性直接相关的,是可以想见的“情境延展”性,亦即近似叙事作品中的情节性。丰子恺的漫画皆源于其生活中的独到发现与感性生发,有的虽然以中国古典诗词佳句做画题,但画面表现的则多为现实生活“相”。从画面上看,一幅画作所表现的情境是孤立的、静态的,但是,推想其创作经历,即从观察生活、激发灵感、艺术构思,到将画面呈现于纸上,是一个把“世间万象引入注目”的(丰子恺语)事情或状态提取出来的过程。而这“世间万象”中的事情或状态,不是“孤立”的,通常有其形成、发展,或变化的原因及必然性或可能性,这便是艺术中的情节性元素。丰子恺的许多漫画作品内含情节性元素,让人看后自然而然地产生联想和想象,由一幅孤立、静态的画作想见可延展的情境及内在的故事。如《绿酒一缸红一冠》《得其所欲,得其所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百年笑口几回开》《春光先到野人家》《绿杨芳草》《今夜故人来不来,教人立尽梧桐影》《三杯不记主人谁》《散市》《六水窗通》《月上柳梢头》《且推窗看中秋月,影透东墙几许》《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等。《今夜故人来不来,教人立尽梧桐影》,取自唐人吕岩《梧桐影·落日斜》中的诗句,悟其境界而作。此作表现一个等待者用心之诚,盼望之切。画面上三株梧桐树壮硕参天,远处一弯上玄月静悬天际,等待者立于梧桐树旁,神情专注地面向远方——定是“故人”该来的方向。地面上已

枯结黄的野草因风吹而倾侧,上有几片正在飘落的梧桐叶与之呼应。其时令当属某一个秋夜。这幅“孤立”画面呈现出一个有意味的情境,或可称之曰“秋夜等待图”。这“等待”即内含了故事:他所等待的“故人”到底是何人?那人的到来,是否提前有约?等待者此时心情如何?等等。甚至让人代那“等待者”心急,禁不住心中默叹:“他怎么还不来!”观画者随着这些故事元素所触动的审美关切通过联想与想象再度创作,则使画作的情境性与艺术内涵得到丰富与延展。吸引观画者参与“再创作”,实现故事情境的延展,是丰子恺许多漫画的艺术魅力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许多漫画都内含着可细品、可延伸的话题。

丰子恺漫画创作中的故事元素,还体现在人物在场的细节性与人物性格(命运)的具象化。无论是生活中的故事,还是艺术中的故事,都始终离不开人物,或者说,没有人物就无所谓故事。丰子恺的漫画以画人者居多,且以擅画人物见长。其中,我们可以从其有的画作读到(或想到)人物的命运及性格。这是他的深刻之处,无疑也是他在艺术表现上的过人之处。《一肩担尽古今愁》表现一个漂泊在外者,肩担行李,箩筐,在山路独自而行。对照画题“一肩担尽古今愁”,细品画面,便会想到画中人物为生计而奔波的困窘、孤独,想到他的遭际与命运,进而感慨生存之不易,表现了作者的悲悯情怀,并唤起观者难以言表的同情之心。还有一幅作品,画一中年男人坐在一把小椅子上,左手拿一面方镜自照,右手拿一把小镊子镊白发,神情专注。显然,此人为自己人未老而白发早生而苦恼。画幅的右上方题曰:“白发镊不尽,根在愁肠中。”点出了画中人物的内心世态,也点到了白发早生的根由所在。这便是画题妙用,点醒故事,有“出人意外,在人其中”之效。

《欲上青天揽明月》画的是,一位母亲怀抱童儿站在窗前望月,童儿大为兴奋,跃跃欲试,仿佛要从妈妈的怀抱中跃出,飞到圆月之上。笔简而意足,儿童的天性跃然而出。插状儿童率性天真之美的,再如《锣鼓响》《乌衣巷口夕阳斜》等。丰子恺漫画作品中的人物,往往于平常之心见性情。这与他在平常的生活中观察之细,感受之切,以至在艺术表现上的擅插细节有关。一幅作品画院外院两个人,院外人在叩门,应该是访客;院里人从屋内大步走出,披衣在身,急匆匆的样子,显然是主人。画题云:“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看吧!有场景、有情节、有人物,一幅静态的画面讲述一个看似平常,但品来有趣的故事。其中“倒裳”是很有表现力的细节——主人听到访客叩门之声,便披衣出门相迎;因行动匆忙,将外面的上衣披披在身。由此可以见出主人热情好客的性格。这个细节,使一件平常事有了故事性与趣味性。

当下,有一句常被人们乐于说到的话:“讲好中国故事。”大艺术家丰子恺自己虽未曾听到也未曾讲过这句话,但在他的艺术创作中已践行之。他用文字讲,用画笔讲,用音乐讲,当然,全部都是讲的中国故事——生动且饶有趣味的中国故事!有兴趣者,以完全放松的状态走近他的艺术世界,即可自然而然地领受到其中意味。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